

# 魏母找到儿子的情人逼债

8

情感天空



瑛子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顾家爱妻、堪称优秀的好男人魏春风不幸遇车祸身亡,事发前两天他借的二十万元神秘巨款也随着他的死亡去向不明。为了查明这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,妻子陈惜惜精心调查,却在蛛丝马迹背后,发现老公生前隐藏的惊人秘密。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,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,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线索,各式人物粉墨登场,惊讶、痛心、迷惑……越探寻下去心越痛,而真相,似乎不止一个。

## 上期回顾

田歌为了20万的事又和李扬吵架,接着李扬的父亲打电话来了,田歌一时控制不住就把20万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没想到很快就传来李扬父亲的死讯,他父亲听后心脏病发死了。

第二天,田歌在单位发短信给李扬,“哥,你真的不再责怪我了吗?”李扬回复,“宝,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,让你跟我从头再来,委屈你了。”

田歌发过去,“从头再来我不怕,欠债不怕。我最怕就是你伤心,怕你难过、怕你不理我。只要两个人好好的,两个人一条心,齐心协力过去,有什么困难一块儿扛,就不怕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

晨曦透过天窗,淡淡地铺进卧室。田歌在床上伸了个懒腰,睁眼瞥了段时间,迅速爬了起来,蓬头垢面地一头扎进厨房。李扬也起了床,洗漱过,来厨房给她打下手。“你起这么早干吗?”她觉得奇怪。在这个家里,做早饭一直是她的任务,他突然起个早,她反倒觉得不适应。“不想让你一个人被油烟熏,要熏两个人一块儿熏。”他说。

“切,”她撇他一眼,“跟谁学的,和言情小说的对白一样酸,浑身起鸡皮疙瘩了。”“不喜欢听吗?以后不说了。”“喜欢,多多益善。”她扑哧笑了。

“和你商量个事。”他蹲在地上削地瓜皮。田歌嘻嘻一笑,一板一眼道,“你说吧,肯定不是什么好事,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。”她这番话倒是把李扬逗乐了。

“怎么说呢,这事,说好事吧,也不算什么好事,说坏事吧,也不算坏事,这还真不好说。”“那就是不好不坏的事呗,你说吧。”“最近在单位帮忙,主要是忙一件事,竞聘一个职位。”“什么职位?”“前不久,重庆分公司副总兼财务总监赵××出事进去了,现在公司把这个位置拿出来公开竞聘,我参与了。”“别说过程了,你告诉我结果。”“参与这次竞聘的总共有十二名,笔试和面试,我都通过了。”

“这么说,你终于升职了?”田歌鼻尖一酸,“是,”李扬点点头,“也算不得什么,副处而已。”“这是好事。”

田歌一笑,眼泪刷地下来了,“工资是不是可以涨了?”“嗯,能涨三千块钱吧,还会有些驻外补贴。当然,有一利必有一弊,需要到重庆去,也就是说,我们要分开一阵,一年,甚至两年,甚至三年。”

“这是不好的事,”田歌咬咬嘴唇,“我不想分开。”“我也不想……如果你不愿我去,我可以选择放弃。”

“真的吗?”“真的。”“这么大的事儿,怎么不早和我商量?”田歌泪水涟涟。

“我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一开始,不知道能不能成,如果成不了,和你说了,也是白白让你记挂,搞不好到最后还落下笑柄,让你一辈子抓着,我多没面子。”

“去,一定要去!好容易遇到个机会,干吗不去?我要是拖了你的后腿,这辈子都会觉得欠了你什么。”田歌道,“不就两三年吗?我们咬牙忍一忍,转眼就过去了。”

赴重庆前,李扬获得三天休息时间。三天里李扬有意与工作绝缘,每天除了陪伴老婆孩子,便是买菜、擦地、做家务。

田歌建议李扬换部新手机。换了新岗位,应该有个新装备。一部手机用了三四年,旧得不成样子,电池也不太好用,换了别人早就不好意思拿出手去,而在李扬这里,竟浑然不觉。正遇田歌休息,她便陪着李扬一起去了苏宁电器。几个手机柜台走了一遭,李扬问田歌:“你挑,喜欢啥样的?”

田歌反问:“是给你买还是给我买?这要看你喜欢啥样的。”“当然是给我买,可我对流行啊时尚啊这类东西没你精通,还是你帮我选吧,你喜欢啥样的,我就喜欢啥样的。”

田歌嘻嘻一笑,转到三星柜台前,瞅着一款手机迈不动脚步了。手机算不得最新款,可大屏幕非常精致漂亮,两千多块钱,正搞什么活动,给优惠了

两百元,二人当场开票交款。田歌把新手机拿在手上反复观赏时,不料李扬拿出田歌的包,从里面将田歌的手机翻出来,抠下手机后盖,将手机卡抠出来,不由分说插进了新手机。田歌还惊讶着,李扬已经将自己的手机卡装进田歌换下来的旧机内,而自己那只坏过几次又失去维修价值的手机则当场给丢进了垃圾桶。

“为什么?为什么?为什么?弄得我跟周扒皮似的,什么好东西都霸在我手里,你跟我长工似的,光干活不享受。”两人离开手机柜台,田歌一连串问了几个为什么,很幸福地问着。

“你这家伙,太虚伪了,心里特别想用新手机,终于实现了吧,还要问为什么,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”李扬哈哈笑着。

“这是给你买的。”“什么你的我的?咱哥俩还分彼此?”“你就故意让我良心不安。”“这说明你还有良心,”李扬笑笑,“良心不安的话,以后就在家多干点活,把孩子给我带好,万一哪个有钱的男人想勾搭你,一句话把他骂跑就行了。”

“骂跑?我一扫帚把他打跑!”田歌也笑,“你也听着,老实在重庆给我和妮妮挣钱,不准长什么坏心眼儿,要让我发现了……”“怎么?你能把我怎么样?”“我让你永远也见不到我。”“呵呵……”

……每天看到婆婆,看到这个沉默寡言却一肚子主意的老太太,周丽倩心里就像硌着块尖嘴石头那样。原先对婆婆,只是一种生活上的不习惯,是那种两个陌生的女人尤其是两代人,突然生活到一个空间里引起的不习惯。原想,随着时间的流逝,自己应该可以渐渐适应,事实上她也努力这么做了,学着适应,学着去习惯。可自从发生那件事后,周丽倩就再也无法忍受,忍无可忍,无论如何也无

法适应了。

婆婆喜欢吃米饭,看她每天主食做米饭,周丽倩会提醒说:妈,大米饭属酸性食品,吃多了对身体没好处,会把身体pH值慢慢转为酸性,而酸性体质恰恰是癌细胞生存发展的温床,现在进院的老年人,百分之三十是癌症,每天送进太平间的百分之八十也是因为癌症,你得注意啊,不注意不行。

这些话猛一听,似乎是关心人,细一听,就觉得别扭。婆婆问:那面食呢?周丽倩说:面食也是酸性食物,尽可能少吃。婆婆就奇怪了,米饭不能多吃,面食不能多吃,每餐就不能吃主食了?

每次受过儿媳语言暴力后,杨秀娟除了一言不发地忍耐,偶尔背后落两串老泪,从未想过反抗、抗争,更没想过报复。她很快就嚼出味来了:这个自己亲自选来的儿媳妇,在名正言顺走进这道家门后,她却容不下自己。她不是不爱儿子,她只是容不下儿子的妈,嫌这个妈多余,想要千方百计把这个多余的人给挤出去。杨秀娟很伤感,又不得不承认,有些女人,真是天生的演员啊,什么都可以伪装出来。

……谁也没想到,魏母竟在无意中发现了儿子和周丽倩的婚外情,之后陈惜惜也确认了这件事,并且提到了那不见踪影的二十万元,于是魏母亲自找到周丽倩,势必要把她还出那二十万。周丽倩百口莫辩,又担心丈夫知道自己丑事,心情越发郁闷。

那二十万到底去哪了?她百思不得其解。或者是被哪个人贪了?说到贪,有一个真正可以称为贪的家伙,那个人,他的贪,春风和她说过,那是一种深渊一样永不见底的贪……对了,对了……那笔钱,魏家人疯了似的找却怎么也不见影儿的钱,是不是被那个人拿去了?只有被那个人以属于他的那种方式拿了去,才会不留痕迹,才会在旁人看来,来无影去无踪。

# 我们用“飞猴计划”抢回了证件

完

畅销小说



李承鹏 著  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《李可乐抗拆记》是中国第一部以“暴力拆迁”和“抗拆迁”为主题的文学作品。由于无力购房而与女友濒临分手的李可乐,无意中听到了丁香街即将拆迁的内部消息,激发了他当“钉子户”的想法。与伙伴们凑钱在丁香街买了一套待拆迁的油条房后,原想坐享渔翁之利的他,却无可避免地跟丁香街居民命运相连。在目睹及亲历了一系列事件后,脱胎换骨的李可乐和居民们一起走上了钉子户的抗争之路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唐听山很快就答应了12000元/平米的拆迁价,但前提是必须一个月内完成签约。当我们约好去何无畏藏身的地方拿证件时,有人提前找到何无畏了。

我转身时差点把胯扭脱了:什么?米粒!怎么可能是米粒?!我已经做好十二万分的心理准备,但这个名字还是让我发狂。我冲过去拿着那张纸,字体清秀,特别是那个米字,像一个女人长袖善舞……

可这只是条索,没有照片。我不知这颗米粒和那颗米粒是否同名同姓。大学时毕然泡她时,我见过一两次,印象中长得漂亮,但十年了,物是人非。那天包一头交证件时我也瞄了一眼,只记得有个美人痣,但印象模糊,见到本人肯定会有印象。但同名同姓的可能性太小了,因为那是包一头代交的证件。包一头不会认识两个漂亮的米粒。

米粒,毕然的女朋友。因一部新款手机赌气跟了包一头。后来去了美国。我们人住丁香街某天,她突然给毕然打了电话,两人重新陷入热恋,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可米粒在丁香街有套房,毕然却被蒙在鼓里。要知道这房是花地房,以我的经验拥有者不是官员亲戚就是二奶、小三。从毕然的言谈中好像米粒并无官宦背景,这就意味着毕然头顶又发绿了。

米粒究竟算是谁的情人呢?后来通过多方打探,我们得知米粒是市里一个领导的情人,她一直在暗地里观察我们的行动,并且趁火打劫得到了证件。米粒准备花6000万和唐听山交换证件,而这时离我们交证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

……我们得知了他们的交易时间,悄悄隐藏在交易地点。米粒来的时候,石八斤并不知道。谨慎的米粒根本没从正门走,从生活小区直接到了茶楼后面那片大排档。旁边还跟着四五个。人一阵紧张,怕他看到菜刀妹。菜刀妹却机警地带那两个兄弟躲起来了。

然后唐少的声音传到走廊。他

拿着手机往下看,问为什么不按约定上楼来。旁边一个保镖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我屏住呼吸,躲在包间里。双方僵持10秒钟,米粒转身要走。唐少妥协,对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好吧,3分钟交易成功。身边飞快跑下去一个人。想不到双方就在这样的闹市区交易6000万。

这才明白米粒的心机,互相验货,同步交易。远远看见她把随身拎的一个包打开,刚才从唐少身边飞快跑下的那个人仔细检查着,还用了放大镜……转身比画OK。

突见菜刀妹闪身而出,也不说话,带着那两个兄弟直接抢过证件就跑。与此同时,突然四周涌来一群保镖,又把包抢了过去。场面一时大乱。等我冲下去,就见石八斤也带着几个兄弟跟对方打了起来,石八斤这个近两米的巨人,那些保镖也不是对手,又抢回包包。但毕竟对方人多,一会儿这边就不行了。我大喊石八斤。他打了个呼哨,把包包往空中一扔。一只猴子嗖地飞过,抱着包就跑了。石八斤对着它的方向大叫一声“回家”……那猴头几下便不见影子。我们狂喜,齐齐转身往生活小区逃走。

这就是我们的“飞猴计划”,之前反复考虑过,打肯定是打不过的,只有靠怪招。谁说人比猴子更进化,这件事情猴子完胜人类。那猴子和石八斤感情极深,还极认路。我们计算过距离,再过二十分钟,丁香街所有街民就会拿到证件……

我们奔跑在田野里,灰蓝的光打在脸上。经过村庄,不停下喝一口水。经过农舍,不去借一件衣。也不走清衣江,贪婪的船工也许会成为致命的伏笔。

石八斤肩头站着那只猴头,脖子上还忠诚地挂着那个装满证件的包包。我让石八斤有多快就跑多快。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拆迁了。他大声

答应,长腿奋力迈出,向远方跑去。

……街口外,巨大的石八斤被更加巨大的破铲车撞了。我两脚发软地跑过去。那只猴子发出凄厉的叫声,在主人身边跳来跳去,不愿走。石八斤并没有向我招手,或是挠一挠满是毛的胸膛,只是把猴子脖子上的包包抓住,含混地说了声猴头,拿去……迅速死掉。

我抬头,就见二虎带着一队拆迁队扑上来。转身想逃,却被按住。我大喊猴头,拿去。猴头一声悲鸣,纵身跳上房顶,却不愿离去。二虎把我五花大绑,挂在一辆破铲车的独角上。战斗还未正式开始,我知道,他想让我看丁香街怎样被拆掉。

我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看到过丁香街。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在匣子里,像一出皮影戏,剪影来来回回,轮廓清晰。那个角落是顾师傅和区长春,他们那么瘦弱,但还是很坚强。顾师傅还在土墩上试挥了几下那根棍棒,溅起一些尘土。我很想对他说:那根棍棒对你而言太重了。不过,欠你的理发费一定给你,很想理个新潮发型。

我转过眼睛,竟看到一头胖胖的黑熊。它本来欢天喜地地在后院玩作揖,忽然奋力挣脱了铁链,从后院跑到前面。它站在城头,眼睛望着石八斤这边,很不解的样子。鼻子嗅了嗅,突然捶着胸爆发出一阵哀嚎,纵身跳下壕沟。

菜刀妹大喊一声:人,是天地种下的庄稼……唐听山叫身边一个大汉去追。可菜刀妹跑得很快,跑着跑着就遇到了黑熊。她使劲拉熊,那熊把她摔到壕沟里,大步向这边冲来。

大虎并不停步。我分明听见他说:只差三分钟了,不等了,全队进攻。轰隆隆向丁香街发动进攻。最新式的破铲车威力无穷,这才是万人敌。长长的独角轰地刺破城墙,不费

吹灰之力。宽阔的履带径直就开过壕沟,砸桩锤一下一下地砸着墙体。何无畏很快就顶不住了,那些队员竭力在拼,可血肉之躯面对破铲车,无异螳臂挡车。拆迁队员大喊着杀向长城,早有长长的云梯架了上去。他们一个个上去,棍子、铁钎在空中高扬,非常密集……

菜刀妹的出现鼓舞了士气,何无畏杀红了眼,一只手把一根大棒向云梯投而去,队员们纷纷效仿,一根根木棒像标枪一样投出去……菜刀妹高高站在城头上,举着那个装着证件的包,向下面的唐听山示意——来了,来了!

整个战场一片轰隆隆声,下面没人听到她的声音。或者假装没有听见。因为穿越黑压压的人群,我听见唐听山在车里阴郁地说:只剩一分钟,一分钟对人生,是漫长,还是短暂……

大虎的破铲车突然爆发出最大功率的噪声,喷着黑烟,钢铁独角猛地刺向城墙,整个车身竟穿越而进……那处墙体完全崩塌,扬起一阵巨大的尘埃。我瞳孔紧缩,见菜刀妹身体往下一陷,就被埋在地下。唐听山嘶哑着大喊:停!

此时,我突然失聪。世界像一部默片,只有画面,没有声音。只有形状,没有颜色。寂静的画面中,我看见人们一下子放慢了动作。城上的街民愣了一愣,扔下棍棒,往崩塌的地方赶去。破铲车啾着白气停止进攻,拆迁队员也满脸疑惑,那些铁钎和木棍纷纷垂下了……唐听山从防弹车里疯狂地向城头跑去。这时太阳完全升起,整个大地被镀了一层金箔,是一张光荣的假面,耀眼之处,灼伤我的眼睛。

我又突然听得到了,那是城市英雄雕像上的钟在敲响,一、二……现在是北京时间,八时整。